

倪墨炎 陈九英◎著

鲁迅 与 许广平

对鲁迅与许广平爱情的研究，
对研究鲁、许的叛逆性格，研
究他们当年的思想、文字、革
命活动，研究他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恋爱观，都是很有意
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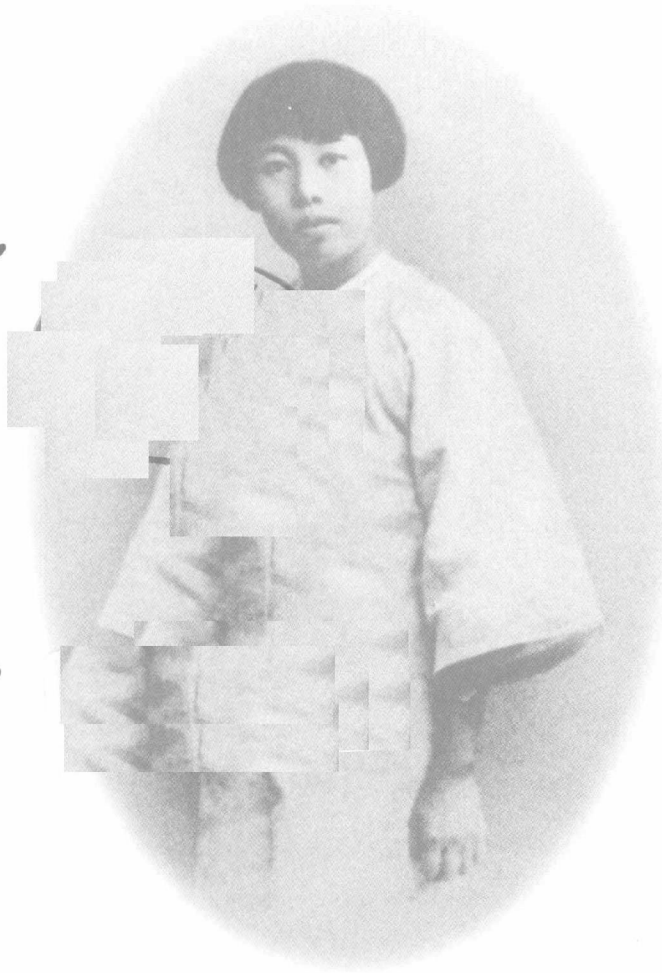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海 婴 刘绪源 序
◎ 倪墨炎 陈九英 著

感谢
周海婴先生
为本书提供照片

与许广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与许广平 / 倪墨炎, 陈九英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5458 - 0100 - 2

I. 鲁… II. ①倪…②陈… III. ①鲁迅(1881 ~ 1936) — 生平事迹②许广平(1898 ~ 1968) — 生平事迹 IV. K825. 6
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3464 号

鲁迅与许广平

作 者 / 倪墨炎 陈九英 著

责任编辑 / 沈佳茹

技术编辑 / 丁 多

封面设计 / 麦 辉

出版发行 /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印 刷 / 上海财经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112 千字

印 张 / 7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58 - 0100 - 2/K · 15

定 价 / 16.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 录



序一 海 婴 ——— 1

序二 刘绪源 ——— 4

小 引 ——— 8

1.“满天星斗”的教师 ——— 9

2.第一封信 ——— 13

3.上门探视 ——— 16

4.支持“害马” ——— 20

5.醉打许广平 ——— 24

6.通信之谜 ——— 28

7.广平躲进鲁迅住宅 ——— 32

8.为先生不平 ——— 36

9.师母朱安 ——— 39

10.许羨苏 ——— 43

11.广平的初恋 ——— 47

12.鲁迅被免职 ——— 51

13.定情 ——— 55



14. 爱情有新的发展 ———— 59
15. 腊叶的故事 ———— 63
16. 胜利的喜悦 ———— 67
17. 惨案发生以后 ———— 71
18. 广平的杂文 ———— 75
19. 双双南下 ———— 79
20. 两地相思 ———— 83
21. 高长虹的闹剧 ———— 87
22. 传说 ———— 91
23. 离开厦门 ———— 95
24. 温馨的生活 ———— 99
25. 演讲台上 ———— 103
26. 为鲁迅说话 ———— 107
27. 鲁迅辞职和广平脱党 ———— 111
28. 公开宣布结合 ———— 115
29. 忘记自己 ———— 119
30. 大热天游杭州 ———— 123
31. 小别情依依 ———— 127
32. 朱安自喻“蜗牛” ———— 132
33. 语堂是阿木 ———— 136



34.幸福的日子	141
35.五十得子的欣喜	144
36.王阿花	148
37.不愉快的时候	153
38.再次小别	158
39.出版《两地书》	162
40.以沫相濡共艰危	167
41.关于妓女	171
42.萧红	175
43.鲁迅病重	181
44.天人永隔的悲痛	185
45.万人空巷吊鲁迅	190
46.救国会与鲁迅出殡	194
47.力量源泉是爱情	199
尾声	206
后记	213
本书参考书目	217





序 一



墨炎兄把写这本书的意图告诉了我，决心很大，已不可动摇。我以为他遇到了一个难点：类似题材的书已经有过，是不是能超越以前的作者，而不沦于炒冷饭，并不是很容易的。他还遇到另一个难点：在当前的书籍市场上，书中要有吸引读者的卖点，才会畅销，这种卖点已远离了严肃文学，而鲁迅与许广平之间，没有花前月下，没有一波三折，也没有“第三者”插足等戏剧性秘闻，墨炎兄所写的书稿能有出路吗？直到读了《文汇读书周报》上的连载，听到一些读者的反映，都认为写得不差，我这才放了心。今天这本著作能很快成书出版，也是他写得不差的一个证明。

墨炎兄和鲁迅同乡，绍兴人氏。他的出生地究竟和鲁迅的老家相距多远，我没有考察过。虽然鲁迅逝世时，墨炎兄才三岁，但他们总算也同喝过一河水，同得过江南的地气，受到相同的地域文化的熏陶，当是无疑的。他几十年来钻研鲁迅著作，写过《鲁迅旧诗浅说》、《鲁迅后期思想研究》、《鲁迅革命活动考述》等著作，是许多读者所熟悉的。这本书写作态度严谨，以史实为本，不事虚构，从父母的师生接触开始，由尊重敬佩到产生感情，写到双方各自冲破阻力，攀越

到爱情的制高点——婚姻，写得生动可信。

对于父亲鲁迅，用不着我多说了。这本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父亲的最后10年成果，是母亲牺牲了她的事业取得的。在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又全力以赴投入了纪念鲁迅的事业，编纂《鲁迅全集》是其中之一，同时还出版了《鲁迅三十年集》及其单行本。抗战胜利后，由母亲作为负责人的鲁迅全集出版社，又重版了《鲁迅全集》、《鲁迅三十年集》及单行本，和出版了《鲁迅书简》。这个出版社仅仅三两个人，却完成了一个出版社的各项沉重工作。以今日用人的观念，是难以想像的。我目睹母亲从买封面纸、插图道林纸、正文白报纸，并把这些材料设法运输到印刷厂、装订作坊，到成书后贴版权印花等等；尤其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封锁下，母亲还要通过进步书店，经过地下的运作，把鲁迅著作十册八册地运到解放区去，工作既繁重，又冒风险。此外，母亲还参加抗战的进步团体，还主持过一个学校。国际反法西斯的南洋机构曾邀她去那里工作，她收拾了行装，把米面煤球柴火分送给了邻居，后来因时局变化太大而中止。朋友、邻居向母亲抱歉，在数柴量米的日子，她所分送的东西都被吃掉了用掉了。虽然我们也等米下锅，母亲却一笑了之。以后，为保存父亲遗物，母亲坚持留在上海。日寇侵入租界时期，日本宪兵队把母亲投入监狱76天，用尽电刑等等酷刑。母亲出狱后写了一本《遭难前后》，控诉和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我们中国人以“一笑泯恩仇”的宽容，来对待两国间的恩怨。日本右翼势力却不断否认南京几十万人的被屠杀，竟然声称是“谎言”。因此，我们必须有倪墨炎先生这样的作者，



把历史向青年学生和社会各阶层，从不同侧面叙述出来，使下一代对社会历史有一个深切全面的了解。解放初期，母亲代表国统区的妇女，参加新中国政协的召开，开国后先后任政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妇联等的领导职务，完成了各项任务，证明了她的能力和才干。这些其实不需要我详细叙述。我在这里只想说明一点：父亲逝世前对社会的贡献，是母亲几经权衡，以放弃自己的工作去协助父亲而取得的。她的选择是值得的。

墨炎兄希望我找出些未发表过的照片，以充实这册著作。我要向读者表示歉意的：旧照片大部分发表过了，剩下的因为最近搬家，压在某个箱匣内，实在无力翻寻。但为了不致太辜负墨炎兄的期望，我提供了几件文物照片，是搬家过程中偶得的。如母亲的木质箱子，是她从广州到天津到北京求学所用的，然后随着鲁迅从北京到厦门到广州到上海。到上海后，他们最初住在哪里，学者曾探讨过，这只箱子上的标签解决了这个疑问。父母抵达上海投宿的旅店，它的名称、地址在木板箱上尚存。另一件是装药品的铁匣，印刷的“乌鸡白凤丸”字迹，可以看得很清晰，这是母亲服用有效后又推荐给萧红的治疗妇女病的特效中药。父亲曾对某种中医和中药有过批评，有些学者以为鲁迅是坚决反对中医的，这只药丸匣足够以事实说明父亲是尊重中药疗效的事实的，并非一概反对中医中药。其余刊出的照片，在此不一一说明，它们的披露是墨炎兄促成的。就此打住，惶恐之至，不敢称序。

海 婴
2000年春

序

3

序 二



从很小的时候起，对鲁迅的书和关于鲁迅的书，我都有
一种阅读的癖好，哪怕并不怎么读得懂也罢。记得是60年代
末的某一天，那时我已能读懂《彷徨》并能成段地背诵《祝
福》和《伤逝》了，但周围实在没有能交流此方面心得者，忽
然在公共汽车上看到有人手持一本旧杂志，上面有论子君和
涓生的文章，在一刹时，我直觉得热血往脑门上涌，真想动
用一切手段把它弄到手。当然后来什么也没发生，那人很快
卷起杂志下车，永远消失在上海嘈杂的人群中了。我心上空
落落的，这种空落和那强烈的眼馋，永远地留在了心底。

后来鲁迅著作陆续再版了，再后来关于鲁迅的书越来越
多了，我总是看到就买，买来就读，从中得到的享受和教益
自是难以言表的。但令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是，近年来，在
书摊上再看到有新的鲁迅研究著作或传记、回忆之类，却并
不怎么起劲了；即使拿起来翻一翻，也常抱着怀疑的眼光。想
来，是因为上过几次当的缘故吧。鲁迅的同时代人纷纷谢世，
新的可靠的回忆材料恐怕是很少有了；传记作品中，相互转
抄和故意别出心裁的倾向早已抬头，让人大倒胃口；认真的



批评和研究专著，每隔一两年总会出现一二种，但数量上怎么也比不上那些草率成书用以评职称或换稿费的“著作”，所以真正需要者反倒很难觅到。现在的谈论鲁迅的文章中，有两类是我最反感的，其一是“骂派”，以年轻人居多，对当年的文人圈子和社会现状相当陌生，又对以前被耳提面命强令读乃至背鲁迅作品深怀不满，于是抓住一两句把柄，就激动地发挥开了。其二是“捍卫派”，多以专家或后继者自居，满怀警惕，目光如炬，看到谁有损害先生的言动，或有低于原先评价的提法，就要起而战斗。我以为，这两派都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研究者，他们除了造成一种表面的热闹外，都不可能将鲁迅研究推向前进。所以我是很不愿意读这两类文章的。

倪墨炎先生是严肃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是鲁迅研究专家，他的藏书之富和资料功夫之到家，在圈内人中早有公论。这本《鲁迅与许广平》的书稿，本是他让我转交一家大报的有关编辑，看看有无可能在报上连载的。我出于从小的癖好，拿到手就忍不住看一看，不料这就看出味道来了。我发现这是一本既不属于“骂派”也不属于“捍卫派”的书，是经过了认真的研究的著作。虽然，要系统介绍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不可能不大量运用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材料，但大部分材料都经他重新思索、考订和排列过，在很多地方，他都有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见解；并且，书中也确有不少新鲜的、过去人们知之甚少或根本没有引起注意的材料。此外，对于不从事鲁迅研究的普通读者，这也是一本通俗易懂而又详实可靠的书，而况又有那么多老照片（其中不少由周海婴提供，

从未发表过)的配合,相信它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于是,我做了一回“剪径”的事,将这部书稿拦下,在我自己编辑的《文汇报读书周报》上连载了。稿子果然很受关注,偶有停载,便有读者写信或打电话来责问;有时印错了几个字,马上会有来自不同渠道的内行的读者提出更正;连载未满三分之一,一家家出版社就找上门来,要与作者商谈出版事宜。后经墨炎先生证实,前后共有九家出版社找过他,经再三权衡,最后决定将此书交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行。

这本书是从爱情、婚姻和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表现鲁迅的,这就突出了鲁迅的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使鲁迅和读者的距离大大缩短了。过去曾将鲁迅一味抬高,仿佛他的一言一行都饱含深意,生活中的每一点小细节小玩笑,都要从事关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考量一番,其实是将他放到了圣人的地位上。这样一来,鲁迅人格的丰富性就被削弱和破坏了,他的许多真实的人生经历反而没法解释了。严格地说,这是歪曲了鲁迅。许多年轻人对鲁迅的误解,恰恰就是从这种不难发现的歪曲中产生的。鲁迅的许多个人性的行为,他的家事,他的脾气,他的趣味,以至他的缺点和弱点,本来都不会有损于他的光辉,相反,倒能使他显得更可信,也更可爱。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如果我们不是将鲁迅视为圣人,而只是看作一个伟大的文人,那么,许多事也就不会再是难于理解和承受的了。”本书写出了个和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鲁迅,这不仅使我们更能理解,也使我们更加景仰他了。

书中的新意,我想读者自会去领略,此处只举两个例子,以便于管窥全豹。作者对许广平的遗著《魔祟》,提出了与过



去有些人不同的独到的理解。《魔崇》早已公开发表，并已编入《许广平文集》，引起了一些人的研究，必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作者不但分析了作品的内容，而且还注意到所写的环境、时间，从而得出了自己的判断。我是很欣赏这种研究的。另外，在关于鲁迅葬礼的描写中，作者强调了救国会在当时所起的重大作用，这就把久已为人们所遗忘的历史真相重现在世人的眼前。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笔。只有当鲁迅的人生和鲁迅的时代的全部细节，都能清晰无误地摊开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才有资格放心地说一句：我们已真正了解了鲁迅。

刘绪源

2000年早春二月，写于香花桥畔



小 引



伟大从平凡中产生。没有平凡，也就没有伟大。

伟人是伟大的，又都是平凡的。

鲁迅是伟人，又是平凡的人。鲁迅和千千万万平凡的人一样，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有自己的爱情、婚姻和日常的家庭生活。鲁迅说过：“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我们试图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鲁迅。

本书开始写于1998年，正是许广平诞辰100周年之际。这也是对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纪念。



1. “满天星斗”的教师

许广平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22年夏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也在这时，许寿裳出任校长，学校出现了新气象。许广平对这所学校很满意。由于许寿裳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同乡又是知交，因而女高师和北大关系十分密切：许多北大教师到女高师兼课，所发讲义也和北大一样，北大每有学术讲演也允许女高师学生参加听讲。在许广平就读的国文系，北大教师前来兼课的就有马裕藻、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等。

许广平是1923年读二年级时，才读到鲁迅授讲的《中国小说史》这门课的。开学第一天，对于这位写小说的赫赫有名的新先生，学生们都怀着“研究”的好奇心。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们还没坐定，在嘈杂声中突然一个黑影一闪，个子不高的新先生已走上了讲台。坐在第一排的许广

平，首先引起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平头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她一向以为这成语有点夸大，看到这头发，也就恍然大悟了。那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成了同样的颜色。手弯上、裤子上、夹袍内外的许多补钉，炫耀着异样的光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四周也满是补钉。讲台短，黑板长，他讲课写字时常在讲台上跳上跳下，那些补钉就一闪一闪，像黑夜中的满天星斗，熠熠耀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

然而，当他以浓重的浙江绍兴口音的“蓝青官话”开始讲课以后，整个教室却肃静无声了。从前不知道的知识，经他娓娓道来，把大家紧紧地吸引住了。而他常常在讲义外，讲一些例子，而在关键之处，他又喜欢幽默地画龙点睛似地一点，引发全教室一片笑声。正听得入神，下课的钟声响了。同学们都感到这一堂课的时间特别短。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新先生已不见人影了，像刚才的一闪而进那样又一闪而去了。“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多少年后，许广平无法忘记那第一堂课。据鲁迅日记，这一天是1923年10月13日。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得到同学的一致好评。1923年12月26日，鲁迅应女高师文艺会之邀，作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震动。娜拉走后怎样？成了学生们课余热烈争论的问题。这篇演讲中有不少警句，如：“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如：“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对这些警句，许



1923年的许广平

多同学都能朗朗上口。

后来，鲁迅又在该校开一门文艺理论课，以他正在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为教材。他一章一章地译出，就一章一章地授课。这门课的知识面比《中国小说史》更广，也很受学生欢迎。

鲁迅在女高师上课，由于教室局促，不像在北大上课时